

集部

文苑英華卷七百

宋 李昉等 編

文集二

駙馬都尉喬君集序 盧照隣

昔文王既没道不在於兹乎尼父克生禮盡歸於是矣其後荀卿孟子服儒者之褒衣屈平宋玉弄詞人之柔

翰禮樂之道已顛墜於斯文雅頌之風猶綿聯於季葉痡乎王澤既竭諸侯為麋鹿之場帝圖伊梗天下作豺狼之國秦人一滅舊章大愚黔首群書赴火化崑岳之高煙儒士投坑變蓬萊之巨壑樂沉於海河間王初睠睠於古篇禮適諸夷齊叔孫區區於綿絶安國討論科斗五典叶從史遷祖述獲麟八書爰創衣冠禮樂重闡三代之風王帛謳歌無墜六經之業鬱其興詠大雅於是為群自此迄今年逾千祀聖門論賦相如為入室之

雄關里裁詩公幹即升堂之客陸平原龍驚學海浮天
泉以安流鮑叅軍鶴翥文場代黄金之平埒臨曲臺之
上路面通衢之小苑蓮紅水碧堪釣叟之淹留桂白山
青宜王孫之攀折香車貴士不掩龍關縫掖書生時通
驛騎坐蘭徑敞松扉北牖動而清風來南軒幽而白雲
起欣然命駕弔曲江之隑淵興盡而歸聆伊川之笙吹
三朝慶謁趨劍履於南宫五日歸休聞歌鐘於北里雍
容車騎屢動雕章嘯傲煙霞仍涵寳思肴不敗德笑金

谷之羅紈儉不邀名悲蘭陵之蜀布榮期三樂君實四之平子四愁我無一矣君教訓子弟不讀非聖之書撫愛家僮常恐名奴之辱婚嫁已畢欲就金丹輪蓋非榮猶思道樹明霞曉挹終登不死之庭甘露秋團儻踐無生之岸凡所著述多以適意為宗雅愛清靈疑作虛不以繁詞為貴足以傳諸好事貽厥孫謀故撰而存之凡為若干卷云爾

南陽公集序

昔者龍蹲東魯陳禮樂而救蒼生虎據西秦焚詩書以愚黔首通其變參天二地謂之神合其機一陰一陽謂之聖是以楚漢方鬬蕭曹絳灌負長劍於此時袁曹已平徐陳應劉弄柔翰於當代聖人方士之行亦各異時而並宜謳歌玉帛之書何必同條而共貫文質再而復殷周之損益足徵驪翰三而始疑作改虞夏之興亡可及美哉煥乎斯文之功大矣自獲麟絶筆一千三四百年游夏之門時有荀卿孟子屈宋之後直至賈誼相如兩

班叙事得丘明之風骨二陸裁詩含公幹之竒偉鄴中新體共許音韻文成江左諸人咸好瓌姿艷發精博爽麗顔延之急病於江鮑之間踈散風流謝宣城緩步於向劉之上北方重濁獨盧黄門往往髙飛南國輕清惟庚中丞時時不墜嗟乎古今之士遞相毁譽至有操我戈矛啓其壘守三都既麗徵夏熟於上林九辯已髙責春歌於下里踳駮之論紛然遂多近日劉勰文心鍾嶸詩評異議蜂起髙談不息人慙西氏空論拾翠之容質

謝南金徒辯荆蓬之妙拔十得五雖曰肩隨聞一知二猶為臆説俞曰未可人稱屢中化魯成魚昌云其遠非夫妙諧鐘律體會風騷筆有餘妍思無停趣作龜作鏡聽歌曲而知亡為龍為光覯禮容而識大齊魯一變之道唐虞百代之文懸日月於胷懷挫風雲於毫翰含今古之制扣宮徵之聲細則出入無間麤則彌綸區宇逶迤綽約如玉女之千嬌突兀崢嶸似靈龜之孤朴乘槎上漢誰問坳塘（莊子作唐）之淺深荷戟入秦寧議長安之遠

近是非未定曹子建皓首為期離合俱傷陸平叔終身流恨超然若此適可操刀自茲已降徒勞舉斧八病爰超沈隱侯永作拘囚四聲未分梁武帝長為聾俗後生莫曉更恨文律煩苛知音者稀常恐詞林交喪雅頌不作則後死者焉得而聞乎貞觀年中太宗外厭兵革垂衣裳於萬國舞干戚於兩階留思政塗內興文事虞李岑許之儔以文章進王魏來褚之輩以材術顯咸能起自布衣蔚為卿相雍容侍從朝夕獻納我之得人於斯

為盛廣博通萬句對問不休李長於五言下筆無滯岑君論詰疊疊聽者忘疲許生章奏翩翩談之未易王侍中政事精密明達舊章魏太師直氣鯁辭兼包古義褚河南風標特峻早鏘聲於冊府變風變雅立體不拘於一塗既博既精為學遍遊於百氏自刕冠指佞雞樹登賢內掌機密外修國史晨趨有暇持綵筆於瑤軒夕拜多閑弄雕章於琴席含毫顧盼漢家之城闕風烟逸韻縱橫秦地之林泉魚鳥黄山羽獵幾奏瓊篇汾水樓船

參聞寶思南津弔屈去逐蒼梧之雲西路悲昴來挽葱巖之雪江湖廊廟造次不忒其儀沙塞朝廷顛沛必歸於漢是使名流俱至親翰闐門愛客相尋雞談滿席嚶嚶好鳥花欲白兮柳將飛瀲瀲遊魚蓮欲紅兮蘋可望緑樽恒湛齊閣臨霞綺札逾新園亭坐月凡所著述一千有餘篇今之刊寫成三十卷餘早遊西鎬及周史之闕文晚卧東山憶漢庭之遺事平津侯之賔館馬廄蕭條李司隸之仙舟龍門荒毀交交黄鳥集於栩兮集於

桑營營蒼蠅止於樊兮止於棘九原可作松有隧兮兆有埏三湘不追川無梁兮烏無徑輟斤之慟何獨莊周聞笛而悲寧惟向秀徒勤觀海未知渤澥之倪永好談天莫究氤氳之數遂抽短翰為之序云

陳氏集序　　盧藏用

昔孔宣父以天縱之才自衛返魯迺刪書詩(書文粹作定禮)述易道而修(陳集作作)春秋數千百年文章燦然可觀者(文粹無者)字也孔子歿二百歲而騷人作於是婉麗浮侈之法行

馬漢興二百年賈誼馬遷為之傑憲章禮樂有老成人（文粹無人字）之風長卿子雲之儔瑰詭萬變亦奇特之士也惜其王公大人之言溺其（陳集文粹並作於）流雜而不顯其後班張崔蔡曹劉潘陸隨波而作雖大雅不足然其遺風餘烈尚有典刑宋齊已來（文粹作末字）蓋顛頓矣逶迤陵頽流靡忘返至於徐庾天之將喪斯文也後進之士若上官儀者繼踵而生於是風雅之道掃地盡矣易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泰道喪百歲而得陳君君名（陳集作諱）

子昂字伯玉蜀人也崛起江漢虛視函夏卓立千古橫制頽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非夫岷峨之精巫廬之靈則何以生此故有作其文粹諫爭之辭則為政之先也昭夷之碣則議論之當也國殤之文則大雅之怨也徐君之議則刑禮之中也至於感激頓挫微顯闡幽庶幾見變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際者則感遇之篇存焉觀其逸足駸駸方將搏扶搖而陵太清躐遺風而薄嵩岱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惜乎湮厄當世道不偶時委骨巴山年

志俱天故其文未極嗚呼聰明精粹而淪剥貪饕桀驁以顯榮天乎天乎吾始未知夫天焉昔嘗與余有忘形之契四海之内一人而已良友殁矣天其喪予今採其遺文可存者編而次之凡十卷恨不逢作者不得列於詩人之什悲夫故粗論文_{陳集有文字}變而為之序至於王霸之才卓犖之行則存之别傳以繼於終篇云耳

上官昭容集序　張説

臣聞七聲無主律吕綜其和五彩無章黼黻交其麗是

知氣有噎鬱非巧辭莫之通形有萬變非工文莫之寫先王以是繼天地究人神闡寂寞覺（文粹作鑒）幽昧文之辭義大矣哉上官昭容者故中書侍郎儀之孫也明淑挺生才華絕代敏識聰聽探微鏡理開卷海納宛若前聞搖筆雲飛咸同宿構初沛國夫人之方娠也夢巨人俾（集作畀）之大秤曰以是秤量天下既而昭容生彌月夫人弄之曰秤量天下豈在子乎孩遂啞啞應之曰是生而能言蓋為靈也越在襁褓入於掖庭天實啟之故毀家

而資國運將興也故成德而受任自則天久視之後中宗景龍之際十數年間六合清謐内峻圖書之府外闢修文之館搜英獵俊野無遺才右職以精學為先大臣以無文為恥每豫遊宫觀行幸河山白雲起而帝歌翠華飛而臣賦雅頌之盛與三代同風豈惟聖后之好文亦云興主之協讚者也古者有女史記功書過復有女尚書决事宫閤昭容兩朝專美一日萬機顧問不遺應接如響雖漢稱班媛晉譽左嬪文章之道不殊輔佐之

功則異跡秘九天之上身沒重泉之下嘉猷令範代罕得聞庶幾後學嗚呼何仰然則大君據四海之圖懸百靈之命喜則九圍挾纊怒則千里流血靜則黔黎乂安動則蒼甿罷弊入耳之語諒其難乎貴而勢大者疑賤而禮絕者隔近而言輕者忽遠而章忠者忤惟窈窕柔慢（文粹作慢）誘掖善心忘味九德之衢傾情六藝之圃故登崑巡海之意寢剪胡刈越之威息瑤臺珍服之態消從翕嗜樂之端廢獨使溫柔之教漸於生人風雅之聲流

於來葉非夫玄黄毓粹貞明助思衆妙挨識群靈挾志誕異人之寶授興王之瑞集作端其孰能臻斯懿乎鎮國太平公主道高帝妹才重天人昔嘗共遊東壁同宴北渚倏來忽往物在人亡憫雕琯之殘言悲素扇之空曲上聞天子求椒掖之故事有命史臣叙蘭臺之新集凡若干卷列之如左

文苑英華卷七百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七百一至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　衷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　瓚

謄録監生臣汪兆鯤

文苑英華卷七百一　　宋　李昉等　編

文集三

孔補闕集序一首　　洛州張司馬集序一首

尚書崔孝公集序一首

揚州功曹蕭君集序一首

楊騎曹集序一首

工部侍郎李公集序一首

文編序一首

殿中侍御史蕭君文章集録序一首

孔補闕集序　張說

唐會稽孔季詡（集作詡）字季和識真之士也弱冠制舉授校書郎轉國子主簿年三十一卒於左補闕祖紹安中書舍人考楨絳州刺史季和清規素業有奕代之訓依仁游藝真聖者之後永昌之始接跡（集作踐）書坊有廣漢陳子昂鉅鹿魏知古高陽許望信都杜澄昌樂谷倚廣

陵馬懷素東萊王無競河南元希聲臨淄李伯魚譙國桓彥範僉謂季和神清韻遠析理探微衛叔寶之比也嗚呼人斯云亡世閱多故十年之外零落將盡而後來（集作死）者皆首華金步鳴玉負璽丹池揮翰紫宸何嘗不拜職之日歎在劉王喬臨壇之時恨無謝益壽者矣頃見許州之子風裁可觀潘子之門有尼夏侯之學傳建集作者五卷以示予稱從弟四人皆良器愴相如之遺草幸公業之不亡自（集作因）敘曩意存之篇首云爾

洛州張司馬集序

夫言者志之所之文者物之相雜然則心不可藴故發揮以形容辭不可陋故錯綜以潤色萬象集作物鼓舞入有名之地五音繁雜集作會出無聲之境非窮神體妙其孰能與乎洛州司馬張公名希元中山人也族高辰象氣壯河山神作銅鈎天開金印孝友内植禮樂外滋勵行閨庭鄉人謂之曾子飛名都邑諸儒號曰聖童下帷覃思穿牀集作墻嗜古蓬山芸觀之書群玉懸金之記魯

宫藏篆没冢遺編無不日覽萬言暗識三篋博學吞九流之要處盈若虛雄辯敵四海之鋒退藏於密漢王問策知帝者之師楚子聞名實諸侯之選故得雄飛白簡鷹揚丹筆卷襜帷於天郡設鈎距於皇州集作都若乃抗理輪之章軌驚馬之議旌賢有通德之教疾惡存著背之文繼軌前途遇物成興理關刑政咸歸故事之臺義涉箴規盡入名臣之奏加以許與氣類交遊豪傑仕遘夷險身更否泰昔嘗攝戎幽易謫居邛嶲亭皐漫漫與

去國之悲旗鼓洶洶肋從軍之樂時復江鸎遷樹（集作谷）隴鷹出雲夢上京之臺沼想故山之風月發言而宮商應搖筆而綺繡飛逸勢標起（集作孤標）寄（集作奇）情新拔靈仙變化星漢照回感激精微混韶武於金奏天然壯麗綷雲霞於玉樓當代名流翕然崇（集作宗）尚自大夫之頌成室太史之賦京都魏則十龍儒雅晉則三陽（張載字孟陽弟協字景陽亢字季陽並有才）藻（藻僞綴英華誤作楊）綴朝分南北運迄周隋文人才子重世間出豈止周流（集作枘榴）體物陳琳得以示人鷦

鵷寄辭阮籍稱其王佐故以開國籍麟次乎史傳之首入文場羽儀乎天下之半公增繁榮葉桂林之一枝彌廣源流集作泒非荆江之九泒宗門多士斯為盛與且如承家舊德之基賓王歷官之序王琯銅渾之數黃公玄女之符英華作冠落猿殪兕英華作哭非之巧顱鵲廻鸞之妙詳諸別傳可略言焉其室邇蘭芬族聯棣萼荷千里之嘉獎接四友之良遊謹撰令引式題前集七子賦詩期取類於鄭志一家垂範庶齊衡於孔聚來日新文請諸集作侯

君子趣儀鳳之後景龍以之集作前凡若干卷列之如目

贈禮部尚書孝公崔沔集序 李華

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繫乎時本乎作者六經之志也繫乎時者樂文武而哀幽厲也立身揚名有國有家化人成俗安危存亡於是乎觀之宣于志者曰言飾而成之曰文有德之文信無德之文詐皋陶之歌史克之頌信也子朝之告宰嚭之詞詐也而士君子恥之夫子之文章偃商傳焉偃商殁而孔伋孟軻作盖六經之遺也

屈平宋玉哀而傷靡而不遠六經之道遯矣論及後世力足者不能知之知之者力或不足則文義浸以微矣文頗行行頗文此其與於古歟帝唐文行大（一無大字）臣太子賓客贈禮部尚書博陵孝公崔氏諱沔字若（唐書作善）冲安平公愷之少子也世為德表門為上族振發純英滋漸名訓大包淑和高厲遐清行先乎孝藝裕乎文資孝可以股肱王室揆文可以弼成邦教進士登第舉賢良方正對策第一召見拜校書郎歷陸渾主簿朝廷以公

直躬正詞擢左補闕以公嫉邪忿佞除殿中侍御史文端武淑遷起居舍人學該典禮拜尚書祠部員外郎議事惟允遷給事中立言成訓改中書舍人辭乞就養授虞部郎中節高天下擢御史中丞剛亦不吐降著作郎道冠儒林遷祕書少監動為人範除左庶子宜均大政拜中書侍郎望尊地逼出為魏州刺史人惟求舊入拜一作為左散騎常侍貳東宮居守集賢院學士祕書監太子賔客兼懷州刺史罷州役職副守薨于位時開元二

十四年冬仲月旬有七日春秋六十七贈禮部尚書海內冠帶涕泉宗師公為御史綏一作糾輸誠之囚一作持罔國屬之罪為給事中拒貴倖怙恩之詔削大臣忤旨之刑為中丞數發太倉減上林禽鳥之給以賑艱食陜東之人仆而復起宦官犯法執以按劾權寵屛息朝章大行推舉時賢一作權貢舉時得陸尚書景融李揚州瑱宋上黨遥宋兵部帯等僉為國器在中書詔命之出上考天時下從人心異於斯者必替其否在䖥州屬雨水敗稼乃

弛禁便人先行後聞活者萬計公自爲常侍賔客恒任介正德播天下而不容於朝置之散地竟孤其道時乎初公與元兄御史渾齊名弱冠遊京師縉紳儒學之士皆曰崔氏伯仲必至台司既而御史君夭没公終于一作於副守則向之所屬適爲人慟悲哉公之侍疾也孝達于神祇居憂也哀貫乎天地喪期有數而茹蔬終身慈不貸姦貞不肆直道勝而齊物德全而及人博厚崇高篤實有耀儔於古烈蓋魯衛之君子歟在魏州車駕東

巡關外諸侯公為上第由是分掌選署仕進之族知勸馬親友一作交隣里饑者待公而炊寒者待公而裘烝嘗之奠待公而後具故禄廪雖厚家未嘗足開元中天下富穰車服過制公非飲食卑宮室濯衣澣冠俾人瞻我而化其不化者亦慙乎心矣見天下之善如不及從而佐之見天下之不善如探湯從而誨之則卒蹈於中庸飜然於不廸已過半矣中朝議政或疑羣謀未允公援六經仲百氏覆於時事事舉其中天下莫不諷誦焉文

集經亂離多散逸今其存者二十九卷長子成甫進士
擢第校書郎陜縣尉知名當時不幸早世嗣子祐甫論
譔先志一卷為第三十卷傳祖禰之美合於禮經見公
文章知公行事則人倫之叙治亂之源備矣豈唯化物
諧聲為文章而已乎奉詔脩道德經疏藏于三閣行乎
天下反魏晉之浮誕合玄言於世教其於道也至乎哉
祐甫純孝而文直清而和希公門者謂公存焉明發不
寐泣次遺文以華北州隣壤婚姻之舊嘗趨公門備閱

家編祐甫代華為校書郎華以是味公之道也孰詞則不敏有古之直焉一作皆唐文粹

揚州功曹蕭頴士文集序

開元天寶間詞人以德行著於時者曰河南元君德秀字紫芝其行事一無此三字趙郡李華為墓一無墓字碣已書之矣一無此四字以文學著於時者曰蘭陵蕭君頴士字茂挺梁一有國字鄱陽忠烈王之後曽祖其官大父其官考諱其莒縣丞咸有德不至尊位一作咸有位不至尊君七歲能誦數經

背碑覆局十歲以文章知名十五譽高一作蒲天下十九進士擢第歷金壇尉揚一作桂州參軍祕書正字河南參軍辟官避地江左永王修書請君君逌逃不與相見淮南節度使三字一作連帥表君為功曹參軍一作揚州功曹相國諸道租庸使第五琦請君為介君以先世寄殯嵩條一作濮因之遷祔終事至汝南而歿嗚呼春秋若干天下儒林為之顣頞君為金壇尉也會官不成為揚州參軍也丁家艱一作難去官為正字也親故請君著書未終篇御史中

丞二字一作府以君為慢官離局奏謫罷職為河南叅軍也寮屬多嫉君才名上司以吏道一作事責君君拂衣渡江遇天下多一作有故其高節深識皎皎如此君以為六州之後一作君謂六經之後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壯而不能經厥後有賈誼文詞最一作詳正近於理體枚乘司馬相如亦瓌麗才士然而不近風雅揚雄用意頗深班彪識理張衡宏曠曹植豐贍王粲超逸嵇康標舉此外皆金相玉質所尚或殊不能備舉左思詩賦有雅頌遺風于寶著論

近一有乎字王化根源此後負絕無聞焉一作此外皆負絕無聞近日
陳拾遺子昂文體最正以此而言見君之述作矣五字一作
君述作君以文章制度為已任時人咸以此許之不幸歿
於旅次文集若干卷一作有文十卷行於代一作世其篇目雖存
章句遺落一作逸古所謂有其義而無其詞者也一有是字後
之為文者取以為法焉今海内至廣人民至衆求君之
比不可復得難乎哉君有一子二字作子一人曰存為蘇州常
熟縣主簿雅有父一作家風知名於代一作世以華平生最

深見託爲叙力疾直書云爾一作皆唐文粹

楊騎曹集序

開元天寶之間海内和平君子得從容於學以是詞人材碩者衆然將相屢非其人化流于苟進成俗故體道者寡矣夫子門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者無人兼之雖德尊於藝亦難乎備也後之學者希慕先賢其著也亦名髙天下行修言道以文吾見其人矣弘農楊君諱極字齊物隋觀德王之後祖正基魯王府諮議父珣求

平今得進士舉邦族高之君幼孤事繼母以孝聞讀書務盡其義為文務中其志義盡則君子之道弘矣志中則君子之言信矣舉進士時刑部侍郎樂安孫公逖以文章之冠為考功員外郎精試羣材君以南陽張茂之京兆杜鴻漸瑯邪顏真卿蘭陵蕭頴士河東栁芳天水趙驊頓丘李琚趙郡李崿李卿南陽張階唐登科記有李伉李欣張錯無李卿張階常山閻防范陽張南容高平郗昂等連年高第華亦與焉既而丁艱禮足哀餘名教稱之外調補太子

正字歷右驍衛騎曹參軍求道於弘正禪師百千人中獨受心要與清和張茂之房安禹鉅鹿魏幼卿為禪惠之交河南元德秀陸據崔器范陽盧治治疑作冶為道義之交大官薦賢使臣請介莫不推君為首以方外為意不之受也識者讜議以論道許之質純氣和動必由道談笑中雅名理入玄所著文章多入玄中雅之才者也不幸嬰風疾逝于京洛享年五十八向道之流聞之涕洟君及張房既沒而狂胡起逆殘虐天下神祐善人安靜

其終始乎終始之理至矣遊方之內為哀遊方之外為道或固然歟求泰二年余旅疾延陵故人之孫更來候余君子孫年十餘一身奉親孝敬和敏有先人風與余隣居炊汲相望候余小閒捧君之集十卷詩賦贊序頌記策凡一百七十五篇咨余為序睠之愴然且名之曰德元字之曰長宗昔許衛尉與徐孝穆（徐陵字孝穆英華誤改孝為荐）友善衛尉孫善心年在童孺奉孝穆牋曲盡孝穆憐之延譽當時況德元在羇旅之中集先人文拜乎床下求

宣往烈余於孝穆之感不其倍乎乃如其篇第因舉其

行事以德元幼孤不知先父之執故為備陳之

工部侍郎李公集序　　賈至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唐虞賡歌殷周雅頌美文之盛也厥後四夷交侵諸侯征伐文王之道將墜地於是仲尼刪詩述易作春秋而敘帝王之書三代文章炳然可觀洎騷人怨靡揚馬詭麗班張崔蔡曹王潘陸揚波扇飈大變風雅宋齊梁隋

盪而不返昔延陵聽樂知諸侯之興亡覽數代述作固
足驗夫理亂之源也皇唐紹周繼漢頌聲大作神龍中
興朝稱多士濟濟儒術煥乎文章則我李公傑立當代
於戲斯文將喪久矣習鄭衛者難與言咸頀之節被氈
裘者難與議周公之服而公當頹靡之中振洋洋之聲
可謂深見堯舜之道宣尼之旨鮮哉希矣觀作者之意
得易之變知書之達究詩之微極春秋之褒貶可謂孔
門之弟洙泗遺徒失其韻俗揚波扇飈餔糟啜醨時有

婉麗之什浮艷之句皆牽於詔旨迫於時事然亦音作亦

言近而興深語細而諷大罔有不含六經之奥義覽者

其知夫子之牆乎至先大夫與公有皮鮑之知公嗣子

吏部侍郎季卿與至有聲譽之好德業度量弱歲聞之

於趨庭公文學編簡中年得之於吏部所見異辭所傳

異文敢不序焉夫其游夏之文學不備顔子之德行許

郭之機覽未聞班張之賛述而公文與行協識與才并

是故大名震於當代德慶流於後葉不其偉歟

文編序　　元結

天寶十二年漫叟以進士獲薦名在禮部會有司考校舊文作文編納于有司當時叟方年少（集作少年）在顯名跡切恥時人諂邪以取進姦亂以致身徑欲塡陷穽於方正之路推（他回反）時人於禮讓之庭不能得之故優游於林壑快恨（上於亮下於讓）於當世是以所為之文可戒可勸可安可順侍郎楊公見文編歎曰以上第汚元子耳有司得元子是賴叟少師友仲（集作中）行公（公時為國子司業）公聞之

諭叟曰於戲吾常恐直道絶而不續不虞陽揚集作公於

子相續如縷明年有司於都堂策問群士叟竟在在集作辱

於上第爾來十五年矣更經喪亂所望全活豈欲跡忝於

戎旅集作忝苟在冠冕觸踐機危以為榮利盖辭謝不免

未能逃命故所為之文多退讓者多激發者多嗟恨者

多傷閔者其意必欲勸之忠孝誘以仁惠急於公直守

其節分如此非救時勸俗之所須者歟叟在此州令五

年矣地偏事簡得以文史自娱乃次第近作合於舊編

凡二百三首分為十卷復命曰文編示門人弟子集作子弟可傳之於篋笥耳叟之命稱則著于自釋云不録時大歷三年丁未中也

殿中侍御史蕭集作府字君文章集録序

獨孤及

詩者志之所之也七字集作足志者言足言者文情動於中而形於聲文之徵也衆于歌頌暢于事業文之著也君子脩其詞立其誠生以比興弘道殁以述作垂裕此之謂不朽侍

御諱立南蘭陵人也御史中丞汝州刺史府君之仲子

奕世純厚集作瑕及公始大襁褓克岐十五而立神靜氣

和才與道并孝悌忠信以為己任行有餘力故幼而學

文嘗謂揚馬言大而迂屈宋詞侈而怨沿其流者或文

質交喪雅盛相奪盡為之中道乎故夫子之文章深其

致婉其旨直而不野麗而不艶天寶元年詔徵賢良方

正以備多士公時年十七射策甲科盛名翕然震怛集作

諠京邑論者知遠大之跡自此始也既而荏苒宦途遭

遇世故歷佐戎幕周旋江海攸徂之邦必聞其政嘉蓍成績藏在諸侯之策既言中其倫亦動與古會由是自廷尉評拜監察御史轉殿中丞丞集作侍御史觀其逐逐利往宜其宜翰飛方將乘驚風以騁鶩視青雲如咫尺天道何善而無報與其才而不與其壽成其器而不成其志命矣夫斯才也而有斯年也公之元兄尚書庫部員外郎蕙侍御史曰某與公俱以文學政事為臺閣領袖丹穴之雙鳳纔舉棠棣之一花先落天倫之慟可勝既耶以

公瑰姿璞（集作瑋）度利器淑德與東流皆逝令則已矣可以藏遺芳以示後嗣者其唯夙昔麗藻平生翰墨乎於是茹痛開緘收（集作牧）血散帙緝其遺札得詩賦賛論表啓序頌銘誄誌記凡若干篇編為五卷以為集録庶幾弔賈生者省（集作賦）鵩集之日問相如者知封禪（集作禪草）猶存云爾

文苑英華卷七百一

文苑英華卷七百二　　宋　李昉等　編

文集四

信州刺史劉府君集序一首

趙郡李公一作中集序華　　獨孤及

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彰是三者相為用亦猶涉川者假舟檝而後濟自典謨缺雅頌寢世文粹作王道陵夷文教下衰故作者往往先文字後比興其風流蕩而不集作亦返乃至有飾其詞而遺其意者則潤色愈工其實愈喪及其大壞也儷偶章句使枝對葉比以八病四聲為梏拲拲守之如奉法令聞皐陶史克之作則呷然笑之

天下雷同風馳[集作驅]雲趨文不足言言不足志亦猶木蘭為舟翠羽為楫翫之於陸而無涉川之用痛乎流俗之惑人也久[集作舊]矣帝唐以文德敷乂[集作祐]于下民被王風俗稍丕變至則天太后時陳子昂以雅易鄭學[集作圃]者浸而嚮方天寶中公與蘭陵蕭茂挺長樂賈幼幾勃焉復起用三代文章律度當世[集作振中古之風以弘文德]公之作本乎王道大抵以五經為泉源抒情性以託諷然後有歌詠美教化獻箴諫然後有賦頌懸權衡以辨天下

公是然後有論議至若記叙編録銘鼎刻石之作必採其行事以正襃貶非夫子之旨不書故風雅之指歸刑政之根本集作本根忠孝之大倫皆見於詞然後中古之風復形於今集無此十字于時文士馳騖飈扇波委二十年間學者稍厭抑揚集作折揚茵華而窺咸韶集作池之音者什五六識者謂之文章中興公實啓之公名華字遐叔趙郡人安邑令府君第三子質直而和純固而明曠達而有節中行而能斷孝敬忠廉根於天機執親之喪哀達神

明而〔文粹作其〕任職釐務〔集作續〕外若坦蕩而內持正性讜而不犯〔集作諫不犯顏〕見義乃勇舉善惟懼不及務去惡如復讐與朋友交然諾著於天下其偉詞麗藻則和氣之餘也學博而識有餘才多而體愈迅每述作則筆端〔集作鋒〕風生聽者耳駭開元二十三年舉進士天寶二年舉博學宏詞皆為科首由南和尉擢秘書省校書郎八年歷伊闕尉當斯時唐興百三十餘年天下一家朝廷尚文夫羿工乎中微拙於使人無已譽公才與時并故不近名

而名彰時輩歸望如鱗羽之於虬鸞也十一年拜監察御史會權臣竊政（集無政字）柄貪猾當路公入司方書出按二千石持斧所罰列郡（集作郡邑）為肅為姦黨所嫉不容於御史府除右補闕祿山之難方命圯族者蔽天聰明勇者不得奮明者不得謀公危行正詞獻納以誠累陳誅兇渠完封疆之策閽犬迎吠故書留不下時繼太夫人在鄜初潼關敗書聞或勸公走蜀詣行在所公曰奈方寸何不若間行問安否然後輦母安輿而逃謀未果為

盜所獲二京既復坐謫杭州司功參軍太夫人葉敬養
公自傷悼以事君故踐危亂而不能安親既受汙非其
疾而貽親之憂及隨牒願終養而遭天不弔由是銜罔
極之痛者三故雖除喪抱終身之戚焉謂志已虧（文粹作厭）
息陳力之願焉因屏居江淮間（三字集作江南）省躬遺名誓心
自絕無何詔復授左補闕又加尚書司封員外郎璽書
連徵公卿以下傾首延佇至止之日將以司言處公公
曰焉有隳節辱志者可以荷君之寵乎遂稱（集作移）病請

告故相國梁公峴之領選江南也表為從事加檢校吏部郎中明年遇風痺徙家於楚州山陽縣五字集作楚州文粹作山陽疾痛貧甚課子弟力農圃贍衣食集作服雅好修無生法以冥寂思慮視爵禄形骸與遺土同唯吳楚之士君子譔家傳修墓版及郡集作都邑頌賢守宰功德者靡不齎貨幣越江湖求文於公得請者以為子孫榮公遇勝集作素素字日時復綴録以應其求過是而往不復著書集作暇所著者多散落人間自志學至校書郎已文粹作以前集作少時

八卷并常山公主誌文竇將軍神道碑崔河南生祠碑
禮部李侍郎碑安定三孝論哀舊遊詩韓幼深避亂詩
序祭王端員外沈起居興宗裴員外騰文別元旦詩并
楊騎曹集序王常山碑並因亂失之自志學至失之集本無此八十六字
文粹有之名存而篇亡自監察御史已集作以後迄至于今所
著述者公長男集作子羔字宗叙編而集之斷自監察御
史已前十卷號為前集其後二十卷頌賦詩碑表叙論
誌記讚祭文凡一百四十四集作三篇為中集其中陳王

業則無疆頌議世道則原卜論質文論主文而諷諫則言醫含元殿賦敦禮教則哀節婦賦盛武二孝讚與外孫女二孩書表賢達盛德則元魯山碣房太尉頌德銘集作德政碑崔賓客集序平原張公頌梁國李公傳德先生誄權著作墓表集作志李夫人傳盧夫人頌一死一生之間抒其交情則祭蕭功曹劉評事張博士文吟詠情性達於事變則詠古詩辨卿大夫族姓則盧監察神道碑思舊則三賢論自叙則別相里造范倫序詮集作論佛教

心要而會（集作合）其異同則南泉真禪師左溪郎禪師碑其餘雖比興（集作波瀾）萬變而未始不根於道德（集作典謨）故覧公之文知公之質不俟覿容貌聽詞氣而後覩其行（集無）此五（字）若使（集作假令）東帶立於史臣之位具備獻替（集無此四字）足以潤色王度正一代之訓典（集無此六字）天而病之國（集作）時不幸也（集作歟）然遐叔身甚病而心甚壯文益贍而才不竭則前路逸氣詎可度矣他日繼於此而作者當為後集及常游公之藩也久故録其述作之所以然著于

篇然遐叔至著于篇五十八字集本作公之病也嘗以斯文見託詒其書曰桓譚論揚雄當有身後名華亦謂足下一桓譚也及於公才宜播其述作之美明於後人故拜命之辱而不讓令著其文德冠於篇首焉

字宗序集作字宗緒

自應舉至及第五卷經亂離致失自南和尉至校書郎三卷因亂離亦致失自校書郎至伊闕尉監察御史十卷為中集在茗處自補闕至員外郎二十卷正文具如此集其齊平陽誌銘在伊闕時集中其常山公主誌文竇將軍神道碑洞玄生碑安

定三考論祭戶部裴員外文崔河南生祠碑禮部李侍郎碑哀舊遊詩韓幼深避亂詩序楊騎曹集序並遺失求不獲自應舉以下集有此一百四十字文粹無之自志學至失之一段八十六字與篇末一百餘字大槩相同或當時初草如此姑從英華兩存之文粹集本則互有去取今注逐段之下

刑部侍郎贈右僕射孫文公集序

顏真卿

古之為文者所以導達心志發揮性靈本乎詠歌中乎雅頌帝容作而君臣動色王澤竭而風化不行政之興衰實繫於此然而文勝質則綉其鞶帨而血流漂杵質勝文則野於禮樂而木訥不華歷代相因莫能適中故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此其效也漢魏已還雅道微缺梁陳斯降宫體聿興既馳騁於末流遂受嗤於後學是以沈隱侯之論謝康樂也乃云靈均已來此秘未（集作未及）覩盧黄門之序陳拾遺也而云道喪五百

歲而得陳君若激昻頽波雖無害於過正榷其中論不亦傷於厚誣何則雅鄭在人理亂由俗桑間濮上胡爲乎綿古之時正始皇風奚獨乎凡今之代蓋不然矣其或斌斌彪炳郁郁相宣膺期運以挺生奄寰瀛而首出者其唯僕射孫公乎公諱逖河南鞏人其先自樂安武水寓于涉而徙集作從非從焉父嘉之以詞學登科官至宋州司馬公風裁徵明天才傑出學窮百氏不好非聖之書文統三變特深稽古之道故逸氣上濟而高情四達羗

索隱乎渾元之始表獨立乎（集作於）常均之外不其盛歟年數歲即好屬文十五時相國齊公崔日用試士火爐賦公雅思遒麗援翰立成齊公駭之約以忘年之契爾後遂有大名故其試言也年未弱冠而三擅甲科吏部侍郎王丘試竹簾賦降階約拜以殊禮待之相國燕公張說覽其策而心醉其序事也則伯樂川記及諸碑記（集作誌）皆卓立千古傳於域中其為詩也必有逸韻佳對冠絕當時布在人口其詞言也則宰相張九齡欲擠摭

疵瑕沉吟久之不能易一字公之除庾子也苑咸草詔曰西掖掌綸朝推無對議者以為知言凡斯影彡庸可悉數故燕國深賞公才俾與張九齡許景先韋述同遊門庭命子均垍申集作㹭伯仲之禮江夏李邕自陳州入計繕寫其集齎以詣公託知己之分其為先達所重也如此公又雅有清鑒典考功時精覈進士雖權要不能逼所奬擢者二十七人數年間宏詞判等入甲第一無此字者一十六人授校書郎者九人其餘咸著名當世已而

多至顯官明年典舉亦如之故髙集無此字第者必稱孫公而已夫然信可謂人文之宗師國風之哲匠者矣公凡所著詩歌賦序策問賛碑誌表疏制誥不可勝紀遭二朝之亂多有散落子宿絳成等夙奉過庭之訓咸以文章知名同時臺省乃集作仍編次公文集為二十卷列之於左庶乎好事者傳寫諷誦以埀乎無窮亦何必藏名山而納石室也門生文粹無此二字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刑部尚書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顔真卿昔覩光乎天府實荷

公之奬擢見命為序豈究端倪時則永泰元年仲秋之月也至若世系閥閲蓋存諸别傳此不復云

齊昭公崔府君集序　　崔祐甫

天以日月經緯為文地以丘陵川澤為文剛柔雜也其施於人也鍾磬竽琵文其樂九章三埶文其禮典謨詠歌文其言國之大臣業叅政本發揮皇王之道必由於文故虞有臯陶洎益稷以嘉言啓迪舜禹以降伊傅周名訓命策誥並時而興秦之李斯著事而僻自茲厥後

蜀丞相孔明有出師表晉司空茂先有鷦鷯賦皆輔臣之文也財成陶冶於是見焉我族叔父齊昭公諱日用佐命中朝光照千里玉山雲海迥然昭曠德宇道源深入其極弱冠鄉貢進士擢第周歷臺署振耀雄名玄宗之在臨淄邸也公常遭逢於路先幾洞鑒式瞻異表還避禮記作辟而拜契合雲龍及唐元夷內難叅謀輔翊天推大寶事協經綸入為將相燮疑作諧戢靜道應元臣其大才明識如是公薨五十載嗣孫起居舍人儒以文事

主便蕃禁闈追懐前烈思有以發揚垂裕奉貽公之文
集以請焉伏覽碑頌誌論章表賛序凡五十餘首詩幾
三百篇卓爾孤標氣高調逺若雅琴度曲衆音無味則
我逺祖長岑濟北雕龍之美貽公能纉承矣公嗣子宗
學通古訓詞髙典冊才氣聲華邁時獨步仕於開元中
為起居郎再為尚書禮部員外郎遷本司郎中時文國
禮十年三人終於右司郎中年位不充海内歎息儒即
右司之子有瓊瑩之質鸞鳯之章家國之寶也重名清

貫三代於兹昭公之後其大矣祐甫先君左僕射與昭公道藝敦睦故贈答詩云棣華襲韡萼桂樹連芳根又接閈共懐鉛齊生爼貢玉祐甫之生也後不及昭公之當代儒曰叔父當代序故叙焉

獨孤常州集序　　李　舟　見獨孤集

傳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數成而文見矣始自天地終於草木不能無文也而況於人乎且夫日月星辰天之文也丘陵川瀆地之文也羽毛彪

炳鳥獸之文也華葉彩錯草木之文也天無文四時不行矣地無文九州不別矣鳥獸草木之無文則混然而無名而人不能用之矣人無文則禮無以辨其數樂無以成其章有國者無以行其刑政立言者無以存其勸誡文之時用大矣哉在人賢者得其大者禮樂刑政勸誡是也不肖者得其細者或附會小説以立異端或言迹（二字集作雕斲成言）以裨對句或志近物而（集作以）玩童心或順庸聲以諧俚耳其甚者則矯誣盛德汙蔑風教為蠱為

盜(集作竊)為妖為孽噫文之弊有至是者可無痛乎天后朝(集作時)廣漢陳子昂獨泝濆波以趣清源自茲作者稍稍而出先大夫嘗因講文謂小子曰吾友蘭陵蕭茂挺趙郡李遐叔長樂賈幼幾洎所知河南獨孤至之皆憲章六藝能探古人述作之旨賈為玄宗巡蜀分命之詔歷歷如西漢時文若使三賢繼司王言或載史筆則典謨訓誥誓命之書可彷彿於將來矣嗚呼三公皆不處此地而連蹇多故惟獨孤至常州刺史享年亦促豈天

之未欲振斯文耶小子所不能知也已矣常州諱及有
遺文三百篇安定梁肅編為上下帙分二十卷作為後
序常州愛士而肅最為所重討論居多故其為文之意
肅能言之比葬博陵崔貽孫又為神道碑悉載行事而
痛其不登論道之位崔公剛而好直其詞不黨君子謂
之知言昔班孟堅美漢得人之盛曰文章則司馬遷相
如又曰劉向王褒以文章顯是則四君子者有漢之文
雄歟然而遷無鄉曲之譽虧大雅明哲保身之美集作義

相如薄於貞操有滌器受金之累向無威儀遺文以繆而身幾不免褒多為歌頌當時議者以為淫靡不急其他無聞焉大較詞人多陷輕躁否則悁狹迂僻於事放弛其能蹈履中道可為物主者寡矣孰與常州發論措詞皆王霸大畧孝悌之至達於神明善於（集作與）人交久而敬之當官正色不畏強禦加之以仁惠愛物吏民敬畏（集作鄉）而文又如是乎其餘則三（集作二是）君既言之矣今直録崔氏之作綴於篇末云爾

禮部員外郎陶氏集序　顧況

樂殷上帝上帝臨下俾夫文星驚動民心二南六義在乎章句安樂哀思在乎音響君子入其國觀其樂知其教制氏（出漢書）徒備乎鏗鏘此言之大傳稱不朽易曰尚詞唐詞臣姓陶氏諱幹冀方思深之裔前漢青後漢謙東晉侃至靖節貞白二先生生人表秀閒朝有在方守省署慶鍾於君開元十八年進士上第天寶文明載登宏詞拔萃兩科累陟太常博士禮部員外喉舌密勿壇

場破的無發不中行在六經志在五言尤精賦序朝出暮徧殷如奮鐸聲塞海隅凡諸溺音蔚公之容風山籟静然華實光于苑囿綦毋著作潛王龍標昌齡則其勍敵登公之門李膺之門也鮑馬二京兆中書謝舍人良弼良輔侍御史李封殷中劉全誠名自公出名著公器神人所怪寧貴不名詳矣大抵文體十年一更有體病而才贍有言紆而事直有文勝而理乖雅艷殊致雲和之源杳以無窮析為萬派嗣子問儒為法官捧先人之

集霜露之疾將怨於吾綦毋通問之世友撫事編次咨
於彝訓稽於故實是有冠篇之述乎哉

信州刺史劉府君集序

上天文明以配我朝光照四海麗於百穀主文之臣如
太皡之於勾芒先甲之士也公姓劉氏名太真天寶中
與兄太冲登秀才之科蘭陵蕭茂挺目以丘門游夏官
踐御史左史尚書紫微郎秘書監工刑部三侍郎時謂
得人翕然趨義恐在其後君既獎善心親人色與人行

加人言勝人在位者見君之如此物惡其上自然不容君既拖政春煦物雨濡物風動物惠歸物在位者又聞君之如此主恩人望斯未之替竟免其官亮彼福人不徵細故必獲他咎竊名之黨自此而堅然則於是清謦不奮哮哓有聲或以其言黷朝典賤子西嚮泣拜曰不然日月有蝕五星有孛故能成天之紀唐堯之時亦有纔豎故能成堯之大夫國有蠧如樹之有蝎不敢箴焉役文之士懼禍之不暇朝夕虔惕茍無深疵不敢言瑕

春秋暮矣溫溫生疾竟終餘水之上君門深而不得覲舊邇而不得歸明主方覺而君已歿有文集三十卷遊名山而窺洞壑者畧舉奇峯紀勝境至於鬼恠不可紀焉臨終賦詩意不忘本凡古人所詠山水遊仙田家之什脫罻羅走思以自適其可得乎奄忽之辰以況從表兄弟平生相愛手運遺札心存顧託家子諷構厥德不忘前好得而叙之

文苑英華卷七百二

文苑英華卷七百三　　宋　李昉等　編

文集五

右拾遺朱君集序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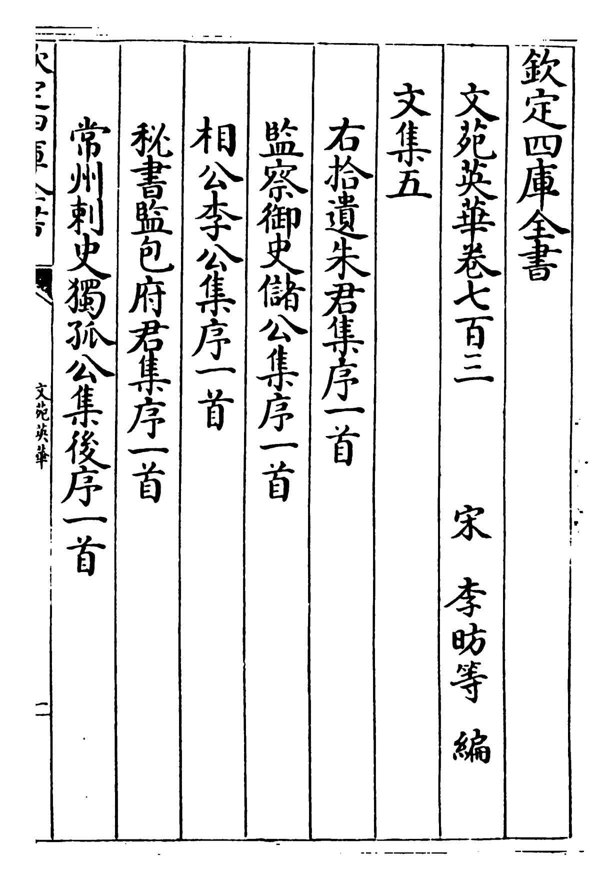
監察御史儲公集序一首

相公李公集序一首

秘書監包府君集序一首

常州刺史獨孤公集後序一首



補闕李君前集序一首

崔處士集序一首

右僕射姚公集序一首

右拾遺吳郡朱君集序　　顧況

因都國出麟角鳳喙為續斷之膠與本無異朱君能以煙霞風景補綴藻繡符於自然山深月清中有猿嘯復如新安江水文魚彩石歴歴可數其杳瓊脩颯若有人衣薜荔而隱女蘿立意皆新可創離聲樂友之什情思

最切雖有諫職心遊江湖謝病而來慕出塵之侶精好涅槃維摩經愛人為善有志未就終於廣陵舟中識與不識聆風嚮義相與興歎我主人延陵包君兵部李侍郎禮部劉侍郎皆有託孤之舊子郁龔其先行敬事父友泣捧遺文祈余冠序

監察御史儲公集序　光羲

聖人賢人皆鍾運而生述聖賢之意亦鍾運盛衰矣開元十四年嚴黄門知考功以魯國儲公進士高第與崔

國輔員外綦毋潛著作同時其明年擢第常建少府王龍標昌齡此數人皆當時之秀而侍御聲價隱隱轥轢諸子其文篇賦論凡七十卷雖無雲雷之會意氣相感而扶危拯儲集作急病綽有賢達之風拔身虜庭竟陷危邦士生不融可以言命然窺其鴻黄窈窕之學金石管磬之聲如登瑤臺而進玉府靈篇遂宇景物寥映緑流翠草佳木好鳥不足稱珍嗣息曰溶亦鳳毛駿骨恐墜先志泝洄千里泣拜告余曰集作云我先人與王右丞伯仲

之歡也相國縉雲嘗以序冠編次會縉雲之謫亡焉後輩據文之士風流不接故小子獲忝操簡伏恐魂遊無方嗌責造次茫茫古道不見來者豈以龍戰害乎鹿鳴（集作門）齊竽競吹燕石爭寶嗚呼薄遊之士未躋一峯巳代其峻登閬風者乃知其迤邐昏明掩豁將盡復通之者其若是乎

丞相鄴侯李泌文集序　梁肅

唐興九世天子以人文化成天下王澤洽頌聲作洋洋

焉與三代同風其輔相之臣曰鄴侯李公泌字長源用比興之文行易簡之道贊事盛聖辨章品物䟽通以盡理閎麗而合雅舒卷之道必形於辭其偉矣夫予嘗論古者（集作之）聰明睿智之君忠肅恭懿之臣叙六府三事同八風七律莫不言之成文歌之成聲然後浹於人心人心安以樂播於風俗風俗厚以順其有不由此者為理則粗在音則煩粗之弊也悖（集作朴）煩之甚也亂用其道行其位者歷選百千不得十數嘻才難不其然乎開

元中公七歲見丞相始興張公九齡張駭其聰異授以屬辭之要許以輔相之業洎始興末不六十載公果至宰相封侯有文集二十卷其習嘉遯則有滄浪紫府之詩其在王庭則有君臣賡載之歌或依隱以翫世或主文以譎諌步驟六義發揚時風觀其詞者有以見上之任人始興之知人者已初太上當陽公以處士延登内殿實敷黄老之訓至德初宣皇以元良受禪公則獻太階頌昭箕(纂)堯之道睿文以廣平伐罪公則握中權之柄

衆復夏之功大德不官既追五嶽之隱大用不器終踐代天之職方將熙庶工以成邦教載直筆以修唐書命之不馳凡百興歎既襲之來載皇上負扆之暇思索時文徵公遺編藏諸御府於是公之文辭光大一門四字集作大光近歲集作間歲一肅以監察御史徵詣京師始得集録於公子繁且以序述見託公之執友諫議大夫北平陽城亦謂予曰鄭侯經邦緯俗之謨立言垂世之譽集無此六字獨善兼濟之畧藏在冊牘載於碑表唯斯言不可以不

傳於後嘗謂肅曰集無此四字吾子辭直盡存乎篇序既咏嘆之不足因著其所以然貽諸好事者凡詩三百篇誌表記集作頌贊序議述又百有二十其五十篇鈌獨著其目云

秘書監包府君集序

文章之道與政通矣世教之汚崇人風之薄厚與立言立事者邪正臧否皆在焉故登高能賦可以觀者與圖事誦詩三百可以將命可與專對若子產入陳以文辭

為功仲尼弟子用文學命科文學者或不脩德行德行者或不兼政事於戲才全其難乎有唐故秘書監丹陽公包氏諱佶字幼正烈考集賢院學士大理司直贈秘書監諱融實以文藻盛名揚於開元中洎公與兄起居何又世其業競爽於天寶之後二字集作末其後一動一靜必形於文辭由是議者稱為二包孝友之美聞於天下擬諸孔門則何居集作得德行公居政事而偕以文為主不其偉歟諷諭其從政則執度行志率誠會理不苟簡晦

昧以撓其守故其言體要而動有事功易稱君子之光傳美忠文之實公之謂也（集作矣）

常州刺史獨孤及集後序

大歷丁巳歲夏四月有唐文宗常州刺史獨孤公薨于位秋九月既窆（集無此五字）門下士（集作客又作生）安定梁肅咨謀先達稽覽故志以公茂德映乎當世美化加乎百姓若發揚秀氣磅礴古訓則在乎斯文斯文之盛不可以莫之紀也於是綴其遺草三百篇為二十卷以示後嗣且

集作乃繫其辭曰夫大者天道其次人文在昔聖王以之經緯百度臣下以之弼成五教德又下衰則怨刺形於歌詠諷議彰乎史冊故道德仁義非文不明禮樂刑政非文不立文之興廢視世之治亂文之高下視才之厚薄唐興接前代澆醨之後承文章顛墜之運王風下扇舊俗稍革集作作者迭起不及百年文體反正其後時寖和溢而文亦隨之天寶中作者數人頗節之以禮集無其後至以禮二十三字洎公為之集作之為於是則集作又操道德為根本總經籍

（集作禮樂）為冠帶以易之精義詩之雅興（集作訓）春秋之褒貶屬之於辭故其文寬而簡直而婉辨而不華博厚而高明論人無虛美比事為實錄天下凜然復睹兩漢之遺風善乎中書舍人崔公祐甫之言也曰常州之文以立憲誡世褒賢遏惡為用故議論最長其或列于（集作於）碑頌流於詠謌峻如嵩華浩於（集作盛如）江河若賛堯舜禹湯之命為誥為典為謨為訓人皆許之而不吾試論道之位宜而不陟誠（集作哀）哉公諱及字至之秘書監府君之

中(集作第四)子道與之粹天授(集作付)之德聰明博達剛毅正直中行獨復動靜可則孝弟(集作仁厚)積為文本文藝成乎餘力凡(集作其)立言必忠孝大倫王覇大畧權正大義古今大體其中雖波騰雷動起伏萬變而殊流會歸同志於道故於賦遠遊頌嘯臺見公放懷大觀超邁流俗於仙掌函谷二銘延陵論八陣圖記見公識探神化智(集作理)合權道於議郊祀配天之禮呂諲盧奕之謚見公閫明典訓綜覈名實若夫述聖道以揚儒風則陳留郡文

宣王廟碑福州新學碑成功以旌善人則張平原頌李常侍姚尚書嚴庶子緯給事韻叔墓銘(集作誌)鄭氏孝行記李睢陽楊懷州碑纂世德以貽後昆則先秘書監靈表陳黄老之義於是有對策文演釋氏之奥於是有鏡智禪師碑於論文變之損益於是有李遐叔集序稱物狀以怡情性(集作稱物狀之美而暢其性情)於是有瑯琊溪述盧氏竹亭記抒久要於存殁之間則祭賈尚書相里侍郎元郎中(集作員外)李叔子文其餘紀物敘事一篇一咏皆足以追

蹤往烈裁正狂簡噫天其以述作之柄授夫子乎不然則吾黨安得遭遇乎斯文也初公視肅以友肅亦仰公猶師每申之話言必先德禮（集作道德）而後文學且曰後世雖有作者六籍其不可及已荀孟朴而少文屈宋華而無根有以取正其賈生史遷班孟堅云爾吾子可以（集作唯子可與）共學當視庶子成名（四字集作當視斯文）肅（集作鄙）承其言大發蒙惑（集作用發吾覆）今則已矣知我者其誰哉遂銜涕為敘俾來者於是（集作有以）觀夫子之志若立身行道始終出處

皆載易銘之狀故不備之集作於此篇

補闕李君前集序

文之作上所以發揚道德正性命之紀次所以財成典禮厚人倫之義又其次所以昭顯義類立天下之中三代之後其流派别炎漢制度以覇王道雜之故其文亦二賈生馬遷劉向班固其文博厚出於王風者也枚叔相如揚雄張衡其文雄富出於覇塗者也其後作者理勝則文薄文勝則理消理消則言愈繁繁則集作斯亂矣

文薄則意愈巧巧則（集作斯）弱矣故文本於道失道則博
（集作傳）之以氣氣不足則飾之以辭蓋道能兼氣氣能兼
辭不當則文斯敗矣唐有天下幾二百載而文章三振
初則廣漢陳子昂以風雅革浮侈次則燕國張公說以
宏茂廣波瀾天寶已（集作以）還則李員外蕭功曹賈常侍
獨孤常州比肩而出（集作作）故其道益熾若乃其氣全其
辭辨（六字集作其辭源辨博）馳騖古今之際高步天地之間則有
左補闕李君君名翰趙郡賛皇人也天姿朗秀率性聰

達博涉經籍其文尤工故其作叙治亂則明白坦蕩紆餘徐集作條暢端如貫珠之可觀也陳道義則游泳情性探微謐冥渙乎春冰之將泮也廣勸戒則得失相維吉凶相追焯乎元龜之在前也頌公美則温直顯融協于大中穆如清風之中人也議者又謂君之才若崇山出雲神禹導河觸石而彌六合隨山而注巨壑蓋無物足以導其氣而閱其行者也世所謂文章之雄捨君其集作而誰歟弱冠進士登科解褐補衛縣尉其後以奏集作書

記再參淮南節度軍謀累遷大理司直天子聞其才名拜左補闕俄加翰林學士夫士之處世用捨計（集作闕）乎才進退牽乎時始君筮仕值蔽善者當路故屈於下位（天寶末房公琯常公陟薦公充史官諫司之任當國者不聽乃已）中歲多難時方用武故屈於外藩及夫入宣室而揮宸翰也方用人文以飾王度則因疾罷免嘻昔之君子賢人運與事并得信其志者稀（集作寡）矣（集作病）其餘屬雅道喪缺黃鍾棄本（集作毀棄）若孟子撼坷士安多病亦何可勝論唯斯文足以振當

世餘烈足以遺後嗣此之謂不朽君既退歸居於河南之陽翟家愈貧而祿不及志逾集作愈邁而文益壯暇日以嘗所述作三十卷目為前集命予序之君與予實有伯喈仲宣之義故書于篇

崔處士集序　　　王仲舒

帝唐綏珮之士年未壯其文老成者曰博陵崔秀文峻亮而堅剛貞而和止疑立而毅其行也不邇聲利其文也文質相制才氣相發於古人立意中往往振起風雅

知君者謂君得詩禮之際自然之機故也方將逞詞縱翰為邦國之閫人遭命否厄若干年而夭嗚呼惜哉嘗曰文之難為久矣世有執異端為公是驅法政為利物或雕刻雪月以趣佻巧或侈衒奇詭以新聞見或拘實而忘雄或飾辭而契本使曲直亂次褒貶錯行作者以壓溺處之未嘗吊也深而通簡而茂華而不流純而不朴仁義物體之序屬辭興事之端於大化也棸而不殊作者之教吾其奉哉由是治帝王之制度以啓箴諫則

漢宣中興頌作焉諷前史之闕以貞黜陟則翟儀贊形焉較英雄之功伐以傳後世則三傑頌存焉其餘暢賢人之德評一時之事不附於彼而立於才纍然貫珠於遺體不可備舉與君游者猶是文撥人人在於餘地則君妙識深行又足徵矣噫夫彼化工醇其器堅其志而不使之遂豈將惑於從善者之心乎余於君從母之昆弟也嘗為碣銘志君之文篇目遺逸乃綜而次之敘而引之

翟儀疑作翟義王莽時人

右僕射贈太子太保姚公集序

權德輿見本集

文章者其士之藴耶微斯文則士之道不彰不明又況大宗公大君子綱紀百度琢磨九德以至於經大猷斷大事不由此塗出者猶瘖之無相歟葢修之有本末得之有厚薄耳至若推於心術暢於事業行顧言言中倫者太保有焉太保姓姚氏諱南仲吳興人博究古今安舒方重外清和而内剛明有直質而無流心學於詩之愷

悌易之貞厲且曰史魚仲山甫吾之師也故以之修身以之懿文其遜志肄業通達強立則博約以明義類郊居宴息勇退肥遁則吟咏以達情性詳延特起對有明法拾遺補闕在帝左右義激於中書陳於前肝膈悃愊以盡規為己任切於時病者皆精為上言之疏兩河安危吏門要害盡建元侯以屏東夏疾吏道雜而多端條陳選部官人之法轂下饑旱舉成湯六事凡如此書數十上請改卜貞懿皇后陵地一篇尤深切著明武皇㣲

納被以命服因詔侍臣極言得失宰司上賀百執事聳
視以為雖神爵黄龍炎漢紀年之瑞不若是也周旋臺
閣損益文憲由左馮翊理陜州教化清平分閫東郡閑
邪秉直志氣所伸勇若諸賁天下之人稱焉竟以貞勝
而登端右是皆以立誠居業言而履之之効也故其含
章匪躬諷議居多其他則歌詩有逸韻叙事為實録皆
据根柢而無枝葉愔愔然君子大儒之言其在是乎昔
公之理海塩而介淛右也德輿方僑於吴辱忘年之歡

暨叨貳六職而公入踐師長謦香茂實耳目聞知公嗣子太僕主簿衮孝謹而文求懐罔極捧公述作二百篇列為十編以論次見授故粗舉公之所履與為文之旨而叙之云爾

文苑英華卷七百三

文苑英華卷七百四　　宋　李昉等　編

文集六

徐泗濠節度使張公集序一首

兵部郎中楊君集序一首

比部郎中崔君集序一首

宗元先生吳尊師集序一首

穆公集序一首　　西漢文類序一首

楊評事集序一首

徐泗濠節度使贈司徒張建封文集序

權德輿

昔有虞以濬哲文明理天下故有諧八音陳九德賡歌康哉之臣周宣王修文武之業以開中興故有歌烝人賦韓奕清風大雅之什春秋之際諸侯列集有卿字大夫感物造端能賦可以圖事稱詩可以諭志然則元侯宗工作為文章本於王化繫於風俗亦其志氣之所發也司

徒諱建封南陽人簡廉疏達信厚誠直秉公可大以禮義為干櫓非道不處視圭組猶稊稗以褐衣寬博（集作褐冠博帶）游於京師當時賢公名卿盛服先王之倫皆迎門締交就義若渴賛師律於盟津大鹵二府由察視主柱下方書朝廷以州部要害選難符守歴巴陵陟壽春婁婁反虜（集作應非）壤地相接衆寡懸絶物情不交（集作文）斬其使者以狥傳首於行在所屏翰淮海我為金湯選蠕觀望者皆革心服義而東夏安矣加地進禄察廉三郡（文粹作都）

授鉞貞師徙於徐方就加六職端右之任追命三公論道之秩其始終艱貞光大也如是昔左丘明載單襄公之言曰忠文之實也智文之輿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則司徒嚮時之大忠明智戴仁抱義皆推本乎斯文然後足言足志踐履章灼故其辨古人心源定是非於羣疑之下則韓君别録痛詆時病以發舒憤懣則投元杜諸宰相書其餘賛勲閥（文粹作伐）表丘隴銘器叙事敘言諸理皆與作者方駕而歌詩特優有仲宣之氣質越

石缺之清拔如雲濤溟漲浩滃無際而天琛夜光往往在焉其入覲也獻朝天行一篇因喜氣以攄肝膈覽其詞者見公之心焉其還鎮也德宗皇帝紆天文以送別湛思異倫輝文粹作耀動中朝至於內廷錫宴君唱臣和皆酌六義之英而為一時之盛夫文之病也或牽拘而不能騁或奔放而不自還公則財成心匠文粹作切近揮斥細故英華感槩卓爾其宏大析理研幾泊然其精微全才逸氣與勳力相宣集作直盡在是矣公之理也徐人宜之

故尚書克家纂業用嗣厥服猶鮑氏之居司隷鄭人之賦緇衣大君推恩善善春秋之義也永懐先志乃集遺文以德輿甞承司徒之懽表列編次凡二百三十篇承詔作序是用拜君命之辱而不敢讓云

兵部郎中楊君集序

周家忠厚文章備乎二代先師有郁郁之歎故周任史克仍叔吉甫之倫生焉漢氏剗煩苛弘利澤訓辭深厚議論宏大故賈誼揚雄司馬遷相如之才出焉唐興幾

二百歲紹聞（集無聞字）周漢之逸軌以人（集無人字）文華國猶雲漢之為章于上江漢之為紀于下九功成焉百度貞焉王澤浹洽故斯文煥發秉筆之士皆欲泝末流而挹清源扳埃壒而棲顥氣至若詞合雅言中倫疏通而不流博富而有節潔靜夷易得其英華者其弘農楊君歟君諱凝字懋功孝弟純懿中和特立早歲違難於江湖間與伯氏嗣仁叔氏恭履修天爵振儒行東吳賢士大夫號為三楊易象之懿文孔門之言詩皆生知之舉進士

甲科賢公交辟典集作由校秘書四遷至冠柱後惠文徵拜右集作左史歷司封員外右唐書集本作左司郎中不附離權右陰為所中以其集作介外相師律非君莫可他日計事如京師復命於梁會其帥既歿軍司馬代之詔未下兵火氣駭殺人以逞明神佑善獨脫死地中貴人持尺一詔書徵還燕居四年不交人事磅礴三古推明六義措跡愈退而屬詞愈精時恭履捐館一紀君與嗣仁倍手足之愛壬午歲嗣仁以中執法廉湘中七郡風俗君起

家為兵部郎中伯仲昌大輝華中外方將來迅飈摩赤霄極文采之用為太平嘉瑞恊書命於謨訓薦聲詩於郊廟命屈其才未如之何君嘗以為尚氣者或不能精密言理者或不能彪炳鏤蒸𧮫景鐘與緣情比興者或不能相為用仲宣體弱公幹未遒才難而力不足從古所病故懋功於六經百氏之中如良金巧冶鍛鍊在手而又弛扃防濬約束恬然而據上游坦然而蹈中行其敘事推理況集作沉今据古多而不煩簡而不遺彌綸條

豈無入而不自得所著文一百四十餘篇歌詩倍之皆天球大圭竒采逸響不待數珩璜珮玦之目然後知其妙噫自天寶已還操文柄而爵位不稱者德輿先大夫之執曰趙郡李公遐叔河南獨孤公至之狎主時盟為詞林龜龍止於尚書郎二千石屬者亡友安定梁肅寛中平夷朗暢傑邁閑起博陵崔鵬元翰博厚周密精醇不雜二君者雖嘗司密命裁賛書而終不越於諫曹計部今懋功亦以中兵下大夫奄忽不淑豈造物者不與

其全歟復舛錯歟此吾徒故人所以索然出涕而有百身之痛也嗣仁類其文為二十篇集作編緘詞甚哀猥見授簡以德輿早辱厚善忘其不能其代德家法與踐履始中終之說嗣仁刻石紀墓既詳言矣徒釆其述作大旨直書以綴于篇

比部郎中崔君元翰集序

易賁之彖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闕里之四教門人之四科未有遺文者荀況孟軻修道著書本於仁義

經術之枝泒也迨夫騷人怨思之作游士從衡之論刺譏捭闔文憲陵夷至漢廷賈誼劉向班固揚雄司馬遷相如之倫欝然復興有古風烈然則文之用也横三才之中經紀事物集作萬事章明統類不可已也殷之三說命周之命君陳君牙楚射父之訓詞鄭東里之潤色天子諸侯名集作告命之文也張老之輪奐史克之駉駜吉甫之清風伯喈之無愧賢士大夫頌述之文也至若夫子紀延陵墓叔向寓子產書董仲舒射策書天人相與之

際阮元瑜書記翩翩之任觸類滋多非文不彰後之人力不足者詞或侈靡理或底伏文之難能也如是博陵崔君元翰東漢濟北相長岑令之後也曾祖某濟州刺史祖某鳳閣舍人考某以經明歷衛州汲縣尉虢州湖城縣主簿親歿遂不復仕採古先微言著尚書演範周易忘象及三國春秋幽覯之書門人諸儒易其名曰貞文孝父君紹文宗雕龍之慶究貞文法義之學潔廉清方敦直莊明博見強志不取合於俗默而好深湛之思

舒而為彬蔚之文師遵六籍磅礴二漢不為物遷不為波流初閑（文粹作閒）闕隱約於河朔之間年殆知天命甫與計偕至京師洎博學宏詞直言極諫凡三登甲科名動天下初自典校秘書連辟汧公北平王二司徒府管奏記之職歷太常寺協律郎大理評事錫以命服登朝廷（文粹無廷字）為太常寺博士禮部員外郎貞元七年春轉職方員外郎知制誥八年終罷為比部郎中十一年夏感疾不起其壽四百甲子其文若干篇閎茂博厚菁華縝

咨足以希前古而聳後學記文粹作紀循吏政事則房栢鄉碣孫信州頌叙守臣勲烈則黎陽城碑劉幽求文粹作州神道碑表宗工賢人兆域則李太師梁郎中誌文撰門下集作撰門中德善則貞文孝父誌碣二銘攄志氣以申感槩則與李都統及三文粹作二從事書纂文粹作詮桑門心法則大覺禪師碑推人情以陳聖德則請復尊號表鋪陳理道則有制策藻潤王度則有詔誥緫所叙詩書説命駉頌而下君皆索其粹精故能度越倫類有聲名於代其他

詩賦賛論銘誄序詔等合為三十卷如黄鍾玉磬弘(文粹作琮)

璧琬琰奏於懸閭列在西序具彰彰者雖漢庭諸公

不能加也無溢言曼辭以為夸大無諂笑柔色以資孟

晉勁(集作婞)直而不能屈已清剛而不能容物孤(文粹作介)特

寡徒晚達中廢斯亦命之所賦也德輿蚤(文粹作昔)歲與君

遊於(集無於字)江湖間又接武侍從登文石之陛常所論著

倫探簡編君之孫某既除喪泣捧遺文見咨序引故如

其篇第直書以冠之云爾(文粹無爾字)

中嶽宗元先生吳尊師集序

道之於物無不由也無不貫也而况本於玄覽發為至善言而藴道猶三辰之麗天百嘉之麗地平夷章大恬淡温粹飄飄然軼八紘而泝三古與造物者為徒其不至者遣言則華涉理則泥雖辨麗可嘉采真之士不與也宗元先生吳君其知言者歟先生諱筠字貞節華陰人生十五年篤志於道與同術者隱於南陽倚帝山閟覽古先遐蹈物表芝耕雲卧聲利不入天寶初玄纁鶴

版一作書徵至京師用希夷啓沃脗合玄聖請度為道士
宅於嵩丘乃就馮尊師齊整受正法初梁貞白陶君以
此道授昇玄王君自王君至先生凡五代矣皆以陰功
救物為王者師十三年召入大同殿尋又詔居翰林玄
宗在宥天下順風所嚮乃獻玄綱三篇優詔嘉納志在
遐舉累章乞還以禽魚自況藪澤為樂得請未幾盜泉
汙于三川羽衣虛舟泛然東下樓匡廬登會稽浮淛河
息天柱隱機埋照順吾靈龜有時放言以暢天理且以

園公歌詠於紫芝之引景怡說於白雲故屬詞之中尤工比興觀其自古王化詩與大雅吟步虛詞遊仙雜感之作或遐想理古以哀世道或磅礴萬象用冥環樞稽性命之紀達人事之變大率以畜神挫銳為本至於奇采逸響琅琅然若夏雲琡而凌倒景崑閬松喬森然在目追集無此字近古遊方外而言六義者先生實主盟焉至若總論谷神之妙則有玄綱篇哀蓬心蓋目之遠於道也則有神仙可學論疏淪澡雪使無落吾事則有洗心賦

巖棲賦修胷中之誠而體乎大一作天均有心目論契形神頌其他抗章寓書賛美序別非道不言言而可行泊然以微妙卓爾而昭曠合為四百五十篇博大真人之言盡在是矣以大歷十三歲歲直鶉首止於宣城道觀焚香返真於虛室之中門弟子有邵冀玄者率顓其徒寧神於天柱西麓從其命也大原王顏常恱先生之風採道也熟自先生化去三歲顏為御史中丞類斯遺文為三十編拜章上獻藏在秘府冀玄者偏得先生之道

如槁木止水刳心遺形自先生化去二十五年（一作歲）類其文章（一作以其文編）請傳永久其有遥廷（一作遥道）卓詭之論猶不列於此編（一作無編字）至若挺神奇祛物（一作見）怪告錬蚘之地合肸蠁之符備刻於金石者之論說（一作皆備於刻金石者之說）令徒采獲斯文以序崖略且俾後學知道者必知言云（一作皆唐文粹）

穆公集序　許孟容

班孟堅謂有漢文章與三代同風巨唐化成稽古斯文

配炎靈之盛浸息淫靡歸於正聲由是業文之士蓄靈含粹光價時獨者往往間出吾友河南穆員字輿直麟蔚鳳采自天而授誦六經得其研深閱百氏得其英華屬詞匠意必本於道夫龍圖龜書三統之有述皆文之蘊也自雅頌風騷而下則又粉澤而成黼藻雕鐫而為形象比其音而曲度之緣其情而哀樂之悠遠易直貽明典則本情性而根教化者率漫羨魁壘（上科每下盧每反）繁音艷彩習怪誕而尚沉溺者也穆君泝其波流擇其宗

師以為文宣王經春秋序詩書繫易象猶日月不可及
矣游夏荀孟李斯賈誼之徒是宜學者十駕百已鑽仰
而憲章者也故其文融朗恢健沉深理辨墉闇四會精
鍛百鍊結而為峻極散而為游演其工也異今而從古
其旨也懲惡而獎善跡夫孝于其上慈于其下擇中庸
而後蹈推久要而後交則向之詞藝由積衷淳耀發而
為身瑞者也顏回黃憲仁而夭促揚雄司馬遷才而不
試穆君年逾四十用止幕畫并四賢之德器而祿壽似

焉彼洪鑪埏埴真宰不直歟為天地無心芻狗萬化歟大凡碑誌文册銘讃記序六十五首共成十卷於先府君先夫人玄堂誌見自身刑家自家刑國父父子子夫夫婦婦之道於祭顔太師張相國文見君仁臣忠捍患成功感憤激烈死輕鴻毛之道向使假其永齡登金馬石渠與獻納論思之臣發揮謨訓潤色王度則聖朝文苑頌甘泉賦羽獵卿雲褒皐群子之列加一士也斯楊嗣仁所以賦已友之哀余所奠疑矣宋之問遺草編次

授於伯兄舊御史中丞今常州刺史善知音者惟子期乎發篋開卷如外玄圃將垂來代敢失其傳

西漢文類序

柳宗元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亂尚書春秋之旨不立自左丘明傳孔氏太史公述歷古今而為史記（文粹作述歷古今史記）迄于今交錯相亂莫能離其說獨左氏國語記言不紊於事戰國策春秋後語頗本古（集作右是）史尚書之制然無古聖人蔚然之道大都（集作抵）促數耗矣而後之本者罷（集作

槧之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班固書傳之吾嘗病其畔散不屬無以考其變欲采比義會年長疾作駑墮愈(文粹作日)甚(蜀集作年長疾篤惰愈日甚)未能勝也幸吾弟宗直愛古書樂而成之搜討磔裂攟摭融結離而同之與類推移不易時月而咸得從其條貫森然炳然若開群玉之府指撝聯累圭璋琮璜之狀各有列位不失其叙雖第其價可也以文觀之則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辯論之辭畢具以語觀之則右史紀(文粹作記)言尚書國語戰國

策成敗興壞之二字文粹作衰字說大備無不包也噫是可以為學者之端耶始吾少時有路子者自贊為是書吾嘉而叙其意而其書終莫能具卒俟宗直也故删取其叙繫於左以為西漢文類首紀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已降則盪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既衰矣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之集作焉而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於是宣於詔策達於

奏議諷於詞賦傳於歌謡由高帝迄于哀平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蓋爛然矣史臣班孟堅修其書拔其尤者充於簡冊則二百三十年間列辟之達道名臣之大範賢能之志業黔黎之風美列焉若乃合其英精離其變通論次其叙位必俟學古者興行之唐興用文理貞元間文章特盛本之三代接于漢氏與之相準於是有能者取孟堅書類其文次其先後為四十卷

楊評事文集後序

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動時聽夸示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盖出（一作述）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繫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也比興者流盖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一作雅頌）其要在於麗

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謠頌也茲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恒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厥（一作故）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作者梓潼陳拾遺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曲江以比興之隟窮著述而不克備其餘各探一隅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亦（一無亦字）甚矣若楊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耀尤異之詞諷誦于（一作於下同）

文人滿盈于江湖達于京師晚節遍悟文體尤邃叙述學富識遠才涌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獲是不數年而夭其季年所作尤善其為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傳論餞送梓潼陳仲甫汝南周源河東裴泰武都符一作何義府泰山羊士諤隴西李諫一作練凡六序廬山禪居記辭李常侍啓遠遊賦七夕賦一作詩皆人文之選已用是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體者歟嗚呼公既悟文而疾既即功而廢廢不逾年夭病及之卒不得窮其

工竟其才遺文未克流於世休聲未克克於時凡我從事於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宗元以通家修好幼獲省謁故得奉公元兄命論次篇簡一作目遂述其制作之所詣以繫于一作其後一作皆唐文粹

文苑英華卷七百四